

創 作 叢 刊

故 鄉 雜 記

茅 盾

今 代 書 店 發 行

創作叢刊

故鄉雜記

茅盾作



現代書店發行

故鄉雜記

初版 定價二角

一九三六・五・九

著作人 茅盾

發行人 李應

發行所

今代書店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 封 信

年青的朋友：

這算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你。寫幾千字的長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千字以上的長信，但此刻提起了筆，我就覺得手下這封信大概是要很長，打破了向來的記錄。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寫一封長信的興趣和時間。

朋友！你大概能夠猜想到這封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起來的罷？是在我的故鄉的老屋，更深入靜以後，一燈如豆之下！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則宋朝時‘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頗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沉重地壓迫這個鎮的市廛。

可是現在我不想對你說到老鎮的一切，我先寫此次旅途的所見。

朋友，我勸你千萬莫要死釘住在上海

那樣的大都市，成天價只把幾條理論幾張統計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訣’在腦子裏倒去顛來。到各處跑跑，看看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頗有益，而且對於你那樣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來喜歡旅行，但近年來因為目疾胃病輪流不斷地作怪，離不開幾位熟習了的醫生，也使我不得不釘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雖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願意回故鄉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來我是帶了一本什麼書在火車中消遣？

‘金聖歎手批中國預言七種’！

這是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區域前後數日

內上海各馬路轉角的小報攤所陳列或是小瀛三們釘在人背後發狂地叫賣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經在小報攤上買了好幾種版式的推背圖和燒餅歌，但此部中國預言七種却是離開上海的前夕到棋盤街某書局買來，實化大洋八角。朋友，也許你覺得詫異罷？我帶了這惟一的書作為整整一天的由火車而小輪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們見過西洋某大預言家對於一九三二年的預言。路透社曾使這個預言傳遍了全世界。這個‘預言’宣稱一九三二年將有大戰爭爆發，地球上一個強國將要覆滅，一種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種制度），將在戰爭的砲

火下被掃除。路透社鄭重聲明這位預言家曾經‘預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所以是‘權威的’預言家。不妨說就是西洋的劉伯溫或袁天罡，李淳風罷？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家’畢竟和封建中國的劉伯溫等等有點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預言家的‘使命’是神祕地暗示了帝國主義者將有的動作，而且預先給這將有的動作準備意識，——換言之，就是宣傳，就是鼓動。因此，牠的作用是積極的。封建中國的‘傳說的’預言家如劉伯溫等等及其燒餅歌，推背圖，却完全是消極作用。取例不遠，即在此次上海的戰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軍大至，中國却是‘後援不繼’，正所謂

‘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的當兒，大批的燒餅歌和推背圖就出現於上海各馬路上了。

燒餅歌和推背圖原是老東西，可是有‘新’的註解，爲悲憤的民衆心理找一個‘定命論’的發洩和慰安了，開北的燬於砲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歸咎於誰何，而且一切既係‘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於目前的失敗，大可安心睡覺，——或者是安心等死了：這是消極的解除了民衆的革命精神，和緩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這是一種麻醉的藝術品，特種的封建式的麻醉藝術品！

朋友！我發了太多的議論，也許你不耐煩罷？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車中翻閱那本中國預言七種。突然有一個

聲音在我耳邊叫道：

‘喂！看見麼？“將軍頭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轉過頭去看了一眼。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商人；單看他那兩手捏成拳頭，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種姿勢，就可以斷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對於‘官話’，雖說程度太差，可是還能聽得懂，但眼前這位北方人的一句話，我簡直沒有全懂；‘將軍——什麼？’我心裏這樣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時很能夠——並且很喜歡微笑；我又常常讚美人家的‘適逢其會’的微笑。但是那時我的微微一笑大

概時機不對，因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氣了；
他的眉毛一挺，大聲說：

‘他媽的！將軍頭上一棵草！真怪！’

我聽明白了。我雖不是金聖歎，也立刻悟到所謂‘將軍頭上一棵草’是指的什麼，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斷定這是推背圖或燒餅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裏的預言。

‘不錯。萬事難逃一個“數”。東洋兵殺到上海，火燒閘北——蔡廷楷，蔣光鼐，燒餅歌裏都有呢！——上年的水災，也應着燒餅歌一句話……’

在我左邊，又一個人很熱心地說。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於紳而商中間

的場面上人；他一面說，一面使勁地搖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裏的書頁上。

忽然一隻焦黃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來了；五個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長，都填滿了垢污，烏黑黑地發光；同時，有一條痰喉嚨發得枯燥的聲音：

“對忽住。借來看一看。”

我正要抬頭來看是什麼人，猛又聽得一聲長咳，撲的一口黃痰落在地板上，隨即又看見一隻穿了“國貨”橡皮套鞋的腳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爲什麼，我最怕這種隨地吐痰而又用腳抹掉一下。我趕快抬起頭來，恰好我手裏的那本預言七種也被那隻烏黑爪甲的枯黃手“搶”——（容

我說是搶罷)——了去，此時這纔明白原來是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眼鏡而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伊唔唔念着書中的詞句；曾經抹過那堆黃痰的一隻橡皮套鞋微微擺動，鞋底下粘着的黃痰掛長爲麵條似的東西，很有彈性地跳着。

朋友，我把這些瑣屑的情形描寫出來，你不覺得討厭麼？也許你是。然而朋友，請你試從這些小事上去理解中國老百姓用怎樣特殊的他們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們用鞋底的隨便一抹就接受了“請勿隨地吐痰”的西洋“文化”這種“中國化”的方法，你在上海電車裏也許偶爾看到，但在內地則隨時隨地可以看到。他們

覺得這樣“調”和中西的方法很妥當。至於爲什麼不要隨地吐痰的本意，他們無心去過問，也永遠不打算費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這位老先生罷。他把那本預言翻來翻去看了一會兒，就從那玳瑁的眼鏡框下泛起了眼珠對我說：

“人定不能勝天。你看十九路軍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後號咷，東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這一個聲音來回答。

“不過，中原人大難當頭，今年這一年能過得去就好！今年有五個“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裏——咳，燒餅歌上有一

句，——咳，記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罷。

總而言之，人心思亂，民國以來，年年打仗，前兩年就有一隻重謠：“宣統三年，民國二十年，共產五年，皇帝萬萬歲！”要有皇帝，纔能太平！”

“可不是宣統皇帝已經坐了龍庭！”

我右邊坐的那位北方人插進來說。

但是那老先生從玳瑁鏡的框邊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又過了一會兒，他方才輕聲說：

“宣統！大清氣數已盡，宣統將來要有殺身之禍。另是一個真命天子，還在田裏找羊草！”

於是前後左右的旅客都熱心地加進來

談論了。他們轉述了許許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傳說。他們所述的“未來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歲以至十三四歲的孩子，很窮苦的孩子。

朋友，在這裏就有了中國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一治一亂，循環反覆，亂極乃有治；然而撥亂反正，却又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圖和燒餅歌就根據了此種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而造作。中國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種“政治哲學”就帶了極濃厚的定命論色彩。在現今，他們雖然已經感得了巨大的變動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這變動的經濟的原因，他們只知道

這變動是無可避免，他們在畏懼，他們又在盼望；爲什麼盼望？因爲亂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點三十分，到了K 站，我就下車了。

內河小火輪

從火車上就看見“歡迎國聯調查團”的白布標語，橫掛在月台的簷下。這是中英文合璧的標語，今天清晨離開上海時，曾見到處張貼着此類標語，不料行了四小時，而此類標語，早已先我而在！中國統治階級辦事的手腕，有時原也很敏捷的。據各報消息，國聯調查團將於明晨到達上海，而且將